

第八章 《補天石傳奇》之藝術特色

第一節 詩歌敘事之結構形式

在傳奇或南戲每齣結束時，照例由角色念四句詩以下場，稱之為「落詩」，亦稱為「下場詩」，明代中後期開始有人將下場詩用唐人詩句拼湊，名之為「集唐」，爾後蔚成風氣。而集唐淵源自「集句詩」，是文人遊戲文字的一種，明徐師曾《文體明辨》云：「集句詩者，雜集古句以成詩也。」

周樂清承襲傳奇中「集唐」的運用，且不侷限於只用在角色下場時，《補天石傳奇》劇中除賓白、唱曲外，亦大量穿插「集唐」於劇情中。這類詩歌皆為七言的集句詩，其來源是以唐代詩歌為主，周樂清將數首不同詩人之作品，依據自己的創作所需選取不同的詩句，再以集句方式重新編排成一首新的七言絕句，作為敘述語言，用在重要人物登場時，自述其生平事蹟，以勾勒人物形象；也有在敘事中插入，作為推動情節發展；或用於全劇結尾，概括總結整體故事的意象，藉此抒發作者創作之情感。這些集句詩的意境皆符合於人物形象特徵，亦能與劇情相得益彰，為戲曲增添許多文采。

一、刻畫人物形象

《補天石傳奇》劇本最大之藝術特色是在演述歷史人物時，為了再現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以增強歷史真實感，作者於每一位重要人物出場時，皆賦予一首出場詩，使登場角色自敘生平事蹟，以彰顯人物形象特徵，這種藝術表現手法，在戲曲中稱之為「明場式」的人物贊¹。如《定中原》中對諸葛亮出場詩的描述：

三顧曾逢賢主尋，兩朝開濟老臣心。天荒地變心難折，日暮聊為梁父吟。

¹ 在戲曲裡劇詞中穿插詩歌讚(贊)賦，常被角色作為述說身形、經歷或品評人物的一段話，其中出自登場人物親自誦念或歌唱讚(贊)賦法稱為「明場式」人物讚(贊)。譚達先：《講唱文學·元雜劇·民間文學》(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6月)，頁61、62、66。

上聯以劉備禮賢下士三顧茅廬，恭請諸葛亮相助為破題，第二句說明諸葛亮一片忠心地輔佐先主開創基業，與為後主匡濟時危維持大局。第三句詩出自李商隱〈曲江〉²，是一首借曲江興廢傷時感世的政治抒情詩，原詩句為「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是詩人感嘆政治上巨大變故雖足以使人心傷摧折，但國運的衰頹像春天消逝般無可挽回，才更使人悲哀焦灼！周樂清為使詩意承接上聯「兩朝開濟老臣心」，遂將原詩「雖」字更動為「難」字，改寫成「天荒地變心難折」，雖只更動一字，其意境卻完全不同，詩句成為強調諸葛亮不論政治時局如何巨大變故，亦難令人心摧折，其人堅定不變的志向、鞠躬盡瘁的形象躍然於詩中，最後再以諸葛亮好為梁父吟典故，抒發其政治理想抱負作結語。作者巧妙運用前人詩作，擷取詩中之諸葛亮形象特徵，再融入作者主觀情感所改寫之詩句，重新整理編排成一首新詩，透過出場詩的敘述，諸葛亮一生重要事蹟特徵重現於觀眾眼前。

《河梁歸》中，李陵出場詩主要在於展現李陵無法歸鄉之悲怨形象：

盧龍塞外草初肥，夢裡還家不當歸。誰料蘇卿老歸國，滿天霜雪有鴻飛。

詩第一句描述一幅初夏塞外綠草盎然的風光，說明李陵所處異鄉之地，原本是充滿著明媚風光的景象，接著卻以對襯筆法，描述李陵於夢中似乎回到家鄉，但卻不是真的回鄉，襯托出其有家歸不得的哀傷，淒涼之感油然而生。下聯以誰會料想到蘇武年輕出使，年老終得以榮耀歸國，感嘆自己只能依靠鴻雁傳書回南方，悲愴之氣益於詩中。

這首集句詩分別出自於：盧弼〈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³、許渾〈臥病(時在京都)〉⁴、李商隱〈茂陵〉⁵、薛逢〈送裴評事〉⁶，四首詩所描述內容皆不相同，

² (唐)李商隱〈曲江〉：「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全唐詩》卷 541，頁 6224。

³ (唐)盧汝弼〈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春風昨夜到榆關，故國煙花想已殘。少婦不知歸不得，朝朝應上望夫山。盧龍塞外草初肥，雁乳平蕪曉不飛。鄉國近來音信斷，至今猶自著寒衣。八月霜飛柳半黃，蓬根吹斷雁南翔。隴頭流水關山月，泣上龍堆望故鄉。朔風吹雪透刀瘢，飲馬長城窟更寒。半夜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全唐詩》688，頁 7911。

⁴ (唐)許渾〈臥病(時在京都)〉：「寒窗燈盡月斜暉，佩馬朝天獨掩扉。清露已凋秦塞柳，白雲空長越山薇。病中送客難為別，夢裡還家不當歸。惟有寄書書未得，臥聞燕鴈向南飛。」《全唐詩》卷 536，頁 6119。

⁵ (唐)李商隱〈茂陵〉：「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內苑只知含鳳觜，屬車無復插雞翹。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修成貯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全唐詩》卷 540，頁 6192-6193。

⁶ (唐)薛逢〈送裴評事〉：「塞垣從事識兵機，只擬平戎不擬歸。入夜笳聲含白髮，報秋榆葉落征

第一首為描寫征人怨詩歌，第二首為作者感嘆自身貧病交加時所作，第三首為借咏漢武帝之功過暗喻唐武宗之行事，第四首亦是一首描述征人之詩。周樂清選取各詩中能夠表達出李陵形象特色之詩句，重新加以編排，使詩意充分描繪出李陵身處異域之孤獨美與淒涼之悲怨美。

《琵琶語》中王昭君出場詩為：

自閉長門經幾秋，安危須共主君憂。含情欲說宮中事，匹馬今朝不少留。

詩第一句直指昭君在深宮中多年不得皇帝召幸的孤寂與悲怨；第二句描述昭君在社稷危急之際，理應和君主共擔國憂的愛國情操。第三句是承接第一句昭君孤寂之氛圍，描述昭君滿懷幽情欲訴宮中孤寂之悲怨，第四句筆鋒忽然一轉，以描述昭君從漢廷出塞和親之迫切，暗喻邊境軍防之危急與漢王之無情。

周樂清所選取的這四首詩分別出自於：裴交泰〈長門怨〉⁷，是一首宮怨詩。李商隱〈重有感〉⁸，是一首政治詩，表達詩人對當時朝政艱危的憂慮和渴望地方鎮將興師除惡的急切心情。朱慶餘〈宮中詞〉⁹，亦是一首宮怨詩。張謂〈送盧舉使河源〉¹⁰，是為詩人送故人行役邊州離別之詩。以上四首詩皆不是描述昭君的詩，然作者將各首詩中的意境，以集句方式，巧妙地結合，編成一首新詩，具體地刻畫昭君悲慘的遭遇，詩雖平鋪直述，但仍清新雋永，頗有韻味。

《紉蘭佩》中屈原出場詩，即讓觀眾感染其悲劇一生的空虛落寞之美感：

讒謗潛來起百憂，傷心不獨為悲秋。魂隨逝水歸何處，惟見長江天際流。

詩第一句描述屈原遭奸臣讒言毀謗，仍然擔憂君主與國運，接著詩描繪屈原內心的感傷，其所悲的不僅僅是世人常有的悲秋之感而已，隱喻所擔憂與感傷皆是為

衣。城臨戰壘黃雲晚，馬渡寒沙夕照微。此別不應書斷絕，滿天霜雪有鴻飛。」《全唐詩》卷 548，頁 6335。

⁷ (唐)裴交泰〈長門怨〉：「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濕盡淚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全唐詩》卷 472，頁 5359。

⁸ (唐)李商隱〈重有感〉：「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全唐詩》卷 540，頁 6188。

⁹ (唐)朱慶餘〈宮中詞〉：「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並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全唐詩》卷 514，頁 5865。

¹⁰ (唐)張謂〈送盧舉使河源〉：「故人行役向邊州，匹馬今朝不少留。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絲竹為君愁。」《全唐詩》卷 197，頁 2022。

國家政治安危之處境，自然流露出嚴肅悲淒的氛圍。下聯二句一筆而下，筆意酣暢，前句暗喻屈原投江而死，幽魂隨著江水飄流，無所歸處，後句承接前句，眼見屈原幽魂隨著漫漫的長江直向天際奔流而去，其不願與世同流合污之高尙情操自然寓於其中。

這首集句詩分別出自於翁綬〈婕妤怨〉¹¹、李益〈上汝州郡樓〉¹²、權德輿〈哭張十八校書（數日前辱書，未及還答，俄承凶訃）〉¹³、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¹⁴，這四首詩無一首涉及到屈原，然周樂清卻能加以裁減，巧妙運用到屈原身上，具體描述出屈原忠貞被奸臣讒言，楚王不再重用信任他，甚至將他放逐，即使受到如此遭遇，屈原仍不願與世同流合污，最後投江而死，集詩表達出屈原的實境與悲慨之美。

周樂清對於故事中人物的刻畫，運用詩句的凝縮與意象的跳躍，再現歷史人物一生事蹟，表現出一種美感的人物形象化敘事之美。

二、敷演故事情節

《補天石傳奇》中有些故事情節是藉由詩歌來轉換人物情境，以推動情節。如《定中原》第三齣〈禪讓〉中，後主禪讓給子劉諶，眾臣集聚宮殿上朝賀，當劉諶升殿時，便有一首詩敘述道：

紫鳳朝啣五色書，風雲應為護儲胥。九天閭闔開宮殿，依舊山河捧帝君。

詩上聯言：大臣手持天子詔書朝拜，四周的風雲凝聚應是為守護著營壘。三、四句與一、二句相呼應，描繪九重天般的宮殿敞開大門，正準備早朝儀式，山河依舊是擁載著君王。四句詩的詩意直言漢室基業又復一統，明白如話，然其中作者又以「風雲」、「山河」護儲胥與捧帝君，透露出作者蜀漢正統之思想觀。這首集

¹¹ (唐)翁綬〈婕妤怨〉：「讒謗潛來起百憂，朝承恩寵暮仇讎。火燒白玉非因玷，霜翦紅蘭不待秋。花落昭陽誰共輦，月明長信獨登樓。繁華事逐東流水，團扇悲歌萬古愁。」《全唐詩》卷 20，頁 259。

¹² (唐)李益〈上汝州郡樓〉：「黃昏鼓角似邊州，三十年前上此樓。今日山城對垂淚，傷心不獨為悲秋。」《全唐詩》卷 283，頁 3228。

¹³ (唐)權德輿〈哭張十八校書（數日前辱書，未及還答，俄承凶訃）〉：「芸閣為郎一命初，桐州寄傲十年餘。魂隨逝水歸何處，名在新詩眾不如。蹉跎江浦生華髮，牢落寒原會素車。」《全唐詩》卷 326，頁 3659。

¹⁴ (唐)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全唐詩》卷 174，頁 1785。

句詩於劉謙登基時的情節中插入，不僅增強了作品的抒情性，亦有烘托渲染故事歡樂太平的情境之美。

有些詩歌則是用來渲染敘事氛圍以銜接情節發展，如《統如鼓》中，鄧攸感嘆自己年逾不惑卻子息杳然時，作者在鄧攸之妻登場述說當年棄子之經過前，即插入一首詩先作概括：

自傷留滯去關東，骨月流離道路中。戎馬相逢更何日，偏承霄漢渥恩濃。

詩上聯說明鄧攸前往關東時，骨肉在道路上顛沛流離失散，詩已傳達出戰亂骨肉流離失所的意境；第三句以詢問作起：天下戰亂不止相逢又在何日，句末以己深受漢恩澤上任為結語。透過詩歌的描述，觀眾已然得知鄧攸自傷與子因戰亂而流離，然後作者再將劇情導向鄧攸與妻詳細敘說當年戰亂失子之經過。又如在第三齣〈繪賑〉中，作者在鄧攸敘述吳郡連年災荒之慘狀前，即用一首詩描述道：

烏沙巾上是青天，邑有流亡愧俸錢。試上吳門窺郡郭，空江浩蕩景淒然。

詩上聯抒發鄧攸內心的悲嘆，身為朝廷官吏、地方父母，卻讓人民流離失所，實是愧對國家，下聯鋪陳吳郡災荒淒慘的情景。作者在敘事中先以詩歌描繪出情節之情境，讓觀眾感染詩中所表達出的意象，再將故事情節往前推演，使觀眾能快速融入情節發展的意境中，其藝術匠心令人佩服。

有些詩歌在故事中起著暗示情節發展的藝術作用。如《定中原》第三齣〈禪讓〉當新主登極，中興有象，故事敘述群臣一一上朝祝賀時，對於諸葛亮登場時，即穿插這樣一首詩：

景陽鐘動曙星稀，龍向天門入紫微。聖代止戈資廟畧，好辭榮祿遂初衣。

詩上聯是為詠景物，第一句描繪曙色微明天空依稀可見到星星，群臣百官在景陽鐘聲中上殿排列班次，第二句中，「龍」在古代象徵著帝王，「天門」是指天帝所居之宮門，「紫微」為帝星，此句意指君王登殿上早朝。第三句描述聖明的朝代停止干戈息戰爭，並與大臣謀畫社稷宗廟之事，在天下復歸平時，功臣遂萌生辭官歸隱之心。此詩妙在結句，得絃外之音：諸葛亮歸廬之意在此已見端倪，亦預示第四齣諸葛亮將懇請辭官歸隱南陽草廬之情節。

周樂清透過詩歌的抒情氛圍和敘述情境以推動情節之發展，增強敘事效果，使作品更具有藝術的感染力。

三、再現主題意境

《補天石傳奇》在每齣劇末結尾處皆有二首收場詩，這些收場詩是作者藉由詩中意象，再次傳達翻案後的大團圓之喜劇景象，以加深觀眾印象。如《定中原》其中一首收場詩：

兵氣銷為日月光，青春作伴好還鄉。一樽酒盡青山暮，笑指臥龍舊日岡。

詩上聯描述戰爭的陰霾消散殆盡，只有日月的光華照徹寰宇，在絢爛春光中，整裝就道返回故鄉，此暗喻國運從此可望欣欣向榮之意。下聯意指伴著青山日落下，將酒杯的酒一飲而盡，談笑中指著往昔南陽之山崗。詩中充滿歡樂太平氣象之情境。透過詩歌所傳達的意象，概括《定中原》翻案故事大綱：蜀漢一統紛亂的三國政局，終於化解干戈息戰爭，諸葛亮功成身退，重回臥龍岡歸隱。

又如《河梁歸》的收場詩：

闕門喜氣曉氤氳，破敵平蕃昔未聞。天子臨軒賜侯印，論功惟有李將軍。

詩上聯描繪宮闕中充滿了破敵平蕃的喜氣氛圍；下聯承上聯，說明皇帝臨軒封侯印，然論起功名有誰能勝過李將軍，詩強調李氏家族對國家邊防戰役的勞苦功高。這首收場集句詩以描述將領破敵凱旋，皇帝臨軒賜封之意境，重現劇中「李陵戴罪立功詐降滅敵」到「凱旋歸來，皇帝封授印」之翻案故事。

《琵琶語》的收場詩：

風吹歌管下雲端，琪樹深深玉殿寒。西望瑤池降王母，碧桃何處更驂鸞。

這是一首寫仙界之景的集句詩，第一句描述歌樂聲隨著風吹從雲端上飄下來，仙境上的茂密的玉樹伴著神仙的宮殿，透露出一種幽靜之境界。向西望去，彷彿見到王母從瑤池翩然降下，「碧桃」原指美麗的桃花，以此比喻昭君，「驂鸞」本為駕馭鸞鳳，此比喻成仙之意，句末以反問昭君何處列仙班，對襯於第三句瑤池王

母，說明昭君跟隨王母娘娘，於瑤池中列仙班。作者在《琵琶語》結束後，藉由收場詩簡潔精要地概括，具體描繪出昭君在仙境中，伴著王母與眾仙女同奏仙樂，呈現出仙樂飄飄之意境美。

這些結尾詩以具體的意象作為媒介，呈現出作者希冀這些悲劇的歷史人物能有美好的結局，並使觀眾再次意會故事中所表達出的大團圓喜劇之美，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文學藝術之美。

唐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巔峰，清康熙皇帝《御製全唐詩序》云：「詩至唐而眾體悉備，亦諸法畢該。故稱詩者，必視唐人為標準。」¹⁵《補天石傳奇》劇中大量擷取唐人詩歌精華之句子加以組合，重新賦予一首詩歌新的意境，力求巧思妙構，裁剪得宜，了無痕跡，將集句詩融入情節當中，使其成為故事結構的一部份，互相烘托，以見其美。周樂清能善用詩意境的傳移，以喚起觀眾心中知覺的想像，從而再現人物的意象之美，以詩增強敘事抒情之藝術效果，以詩作結，抒發作者以文代石補憾恨之主題思想，這種結合詩歌於情節中，不僅展現出作者高深的文學造詣，且使故事內容充滿文學色彩，無疑使作品更具藝術感染力。



第二節 神奇幻想之敘事手法

幻想，是人的一種特殊心理活動，是與現實生活願望相結合，並不斷指向未來的一種創造性想像，它產生於人對現實的不滿足與對於美好事物的追求，透過虛無飄渺、迷奇離怪的幻想，寄託對理想世界的渴望與美滿生活的熱烈追求。就文化創造的深層動力而言，幻想故事乃是一種人對生命意識的覺醒，反映出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抗爭關係，是有意識的文學創作。

《補天石傳奇》是周樂清擷取史載中悲劇人物事蹟之片段情節，敷演而成的劇作，作者以神奇的幻想和離奇的情節，創造虛擬的圓滿結局之歷史故事，「以文代石」，借劇以彌補古人之憾恨，以安頓今人為古人抱不平而忽忽若狂之心。作者這種有意識的以幻想手法創作，其文學敘事藝術技巧主要表現在：

¹⁵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台北：文哲出版社，1978年12月），頁5。

一、關鍵處翻案

《補天石傳奇》八則故事雖皆據史實，然周樂清卻能在關鍵處立案翻新，使故事情節脫離史實固有的樣式發展，而是循著作者理想、虛擬的線索敷演。這裡所指關鍵處即是造成悲劇衝突的必然情節，作者在此衝突點上巧思安排，虛構情節製造由悲轉喜的分歧點，使情節發展出人意外。如史上燕太子丹不採用鞠武「合從」的諫言，想以一人之力而滅秦，最後失敗，不僅白白犧牲義士田光與荆軻的生命，亦使自己喪命、燕國被滅，周樂清在《宴金臺》中，更改為燕太子丹採用合從之策，故事順此翻案情節而發展，最後燕太子丹滅秦雪恨；歷史上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三國演義》雖虛構諸葛亮升壇祈壽的情節，但皆未脫離其鞠躬盡瘁而死的史實，《定中原》中，周樂清改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病危祈壽為：諸葛亮「升壇作法掩蓋本命星詐病」，以引誘司馬懿出兵，故事自此由悲轉喜；《史記·李陵傳》載：公孫敖誤傳李陵為匈奴訓練軍隊，武帝怒而誅其老母、妻子，《河梁歸》中，周樂清改為李陵全家未受誅，因此化解了李陵與漢廷的矛盾衝突，為李陵重歸漢廷打開一條希望之路；《琵琶語》中，周樂清虛構「昭君到王母行宮以琵琶訴怨，怨氣阻擋王母娘娘」的情節，遂使王母娘娘派東方朔、青鳥救昭君，使其復入漢關；歷史上屈原沈江自盡，《紉蘭佩》則改為「仙人漁父以靈丹救屈原，使屈原死而復活」，爾後屈原才能聯盟趙國滅秦；史上岳飛與金兵對抗眼見即將大捷時，卻接到朝廷下令班師的金牌而回朝，因而錯失收復故土的機會，《碎金牌》則改為岳飛班師前揭發秦檜通敵矯詔金牌之事，才能揮軍渡河滅金；《紉如鼓》中，作者虛構鄧攸能在眾鄉親中認出失散多年之子；《波弋香》中，荀粲因「生魂被勾入冥界」，才能遇到仙醫華陀的指點，乞得反魂香救活死去的妻子。上述所提的情節皆是為影響大團圓結局之關鍵性重要轉折處，在作者以幻想手法巧思佈局虛構情節下，巧妙地將悲劇故事轉向為喜劇結尾。

辛憲錫〈簡談歷史劇〉云：

歷史劇首先必須有人物的歷史根據和事實的歷史根據，同時在歷史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容許作家做相應的藝術處理，創造某些故事，略去某些歷史事實，集中突出某一部分，刪去略去某一部分。¹⁶

¹⁶ 辛憲錫：〈簡談歷史劇〉（《歷史劇論集》第一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11月），頁271。

周樂清即運用文學以虛爲實的創作之美，略去某些歷史事實，在故事扼要處虛構情節，使其鋪演成有延展性的故事，遂使結局得以翻案立新，這樣的巧妙轉折翻案可謂「幻既出人意外，巧復在人意中」。

二、故事構思奇幻

在《補天石傳奇》中，作者將歷史故事與神奇故事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以神奇的情節單元貫穿劇情，內容表現出一種浪漫幻想色彩。如《定中原》作者融入諸葛亮「以六丁六甲禳星蓋運」之情節單元；《琵琶語》中，王昭君「怨氣阻擋王母娘娘」，遂引出「青鳥叨走昭君圖」，「變化成宮女」獻圖等情節單元，並以「東方朔與青鳥接引昭君昇天列仙班」爲結局；《紉蘭佩》中，屈原投江自殺，神仙漁父卻以「靈丹救活屈原」，使「屈原死而復生」；《碎金牌》劇末添加「徐神翁度脫岳飛、韓世忠」的情節單元；《波弋香》中，荀粲「生魂被勾入冥界，親看閻羅王與仙醫華陀審判害人的庸醫」、「華陀派土地神保護荀粲至波弋國取香」、「千年修鍊成人形的狐兔誘惑荀粲，欲取其性命」，「荀粲乞得異香，使妻死而復生」。這種將真與假、虛與實的情節，以奇思異想融合在一起，虛構出來的神奇浪漫的虛幻故事，情節曲折離奇，出人意外，引人入勝，耐人尋味，豐富了戲曲之娛樂性。

三、移情寄託

人生處處有困境，這是人類普遍性體驗的悲劇性生存困難，畢竟人類的智慧和力量有其限制，在對抗惡勢力的時候，或現實中所無法得到正義的伸張時，人們往往希望有超現實的力量來對付，即是所謂有神仙相助，幻想藉由神仙力量的幫助，達到願望的實現。王昭君、屈原、荀粲面對這種悲劇性的現實困境，作者即以超現實的想像力，藉助神仙的力量替他們解危，並爲其編織出歡喜夢幻的大團圓結局。其他如燕太子丹、諸葛亮、李陵、岳飛、鄧攸等之悲劇人生，皆讓後世讀史者感嘆命運造化弄人，而爲其嘆息扼腕、痛哭流涕，值此之故，作者以補天之筆，使其悲慘人生別開生面，將不圓滿的境遇改爲圓滿，悲劇的給予喜劇的結局，強烈表現出中國人在困境中以精神寄託方式尋找一種勇氣、信心和力量，以美好的理想世界對悲慘的現實世界的一種補償與超越，《補天石傳奇》所創作出大團圓結局正是這樣一種移情的藝術形式。

《補天石傳奇》內容所表現的，總括起來，不外乎是周樂清有意識地借用神奇幻想藝術創作手法，創造出種種奇蹟，使震撼人心的歷史悲劇故事發展由悲轉喜，出人意外，令人驚奇，將現實中的缺憾都在藝術中得到補償。這種實中帶虛、虛中帶實的歷史翻案故事，表現出一種神奇虛幻的藝術魅力。

